



大众文艺讲堂

张仲亭题

投稿邮箱:www.85193207@126.com

大众文艺讲堂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主办的大型系列公益讲座,每周邀请一位省内文艺界专家举办讲座。8月22日,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侯贺良做客大众文艺讲堂,与大家一起分享“数字时代的摄影艺术”。

侯贺良:数字时代的摄影艺术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数字影像科技水平的不断完善与提高,摄影变得日益普及,已真正成为一门最大众化的艺术。全民摄影与自媒体时代已经到来。

数字时代的摄影与传统摄影年代相比,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摄影技术门槛的降低,并由此带来了学习摄影中的一些错觉。其实,数字时代对于摄影人自身素质的要求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了更全面和更高的标准。

去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请我去北京为全机关做了一次摄影讲座,从部级领导到普通同志,一听说是摄影,都很踊跃,那个会议室都坐不下,最后安排到经常发布重大新闻的新闻发布厅了。前几天我在南京青奥会采访,看台上从几岁的小学生到满头白发的老年观众许多都在拿着相机或手机拍照。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直到普通民众,每个人都与影像产生着密切的关联,只有今天这个数字时代,摄影才会呈现这种盛况空前的景象。

摄影的普及是不是对摄影人的素质要求就不那么高了?实际上,是恰恰相反。到了数字时代,对摄影人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大大地提升了。做一个比喻,就像写字一样,写字我们谁不会写?但是否人人都能称为书法家呢?摄影现在也是这么一个现状:大家都会拍照,但是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摄影人,一个优秀的摄影家,和传统摄影年代来比难度是越来越高。

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边,特别是在造



型艺术门类里边,只有摄影与工具的关系最密切。摄影从传统胶片年代,机械相机的年代,到今天的数字摄影时代,这个工具带来的不仅仅是摄影技术门槛的降低,更重要的是为创作思想、拍摄方法都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所以说谈摄影不能离开摄影工具——照相机。但摄影作品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相机。对于摄影器材我有三点看法:

一是型号越新越好。这是数字时代的一个特点。在传统摄影年代,你买一个照相机可以用几十年,德国的莱卡它几十年都不变,操作方法也不变,相机的质量也不变,你买了以后可以用一辈子,甚至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在数字

时代,我给爱好摄影的朋友一个建议,你要是准备更新你的相机,或者你准备买相机的时候,选择了品牌之后,一定要打听到最新的型号是哪一种。

二是适合自己为佳。不是说你很有钱,都去买最高档的相机,而是根据自己的财力、体力以及工作的便利,去选择不同的相机,适合自己、便于携带为佳。我接触的几个很有名的摄影家,他们本身也是身价很高的企业家,但他们用的相机不是最高级别的。为什么呢?像陈复礼大师、简庆福大师,全世界很有名的摄影家。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专业相机?他们说专业相机太重了,我也不需要这么快的速度,我觉得我这个足够了。根据自己的需要,不一定越贵越好,适合自己为佳。

三是让你手中器材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摄影爱好者,包括一些被称为摄影家的人,不要说将相机功能发挥到极致了,就是能把相机的一般功能用好,就不错了。就是对我自己而言,用过很多型号的专业相机,有的相机用得淘汰了,它的好多功能可能我还没研究透。使用相机最好的老师是照相机的说明书。说明书要反复看,一开始看不明白不要紧,操作一段时间,再回过头去看那个问题,可能就看明白了。自己使用的体会越深,对说明书理解就会越深。所以我觉得用好相机的第一步应该是先把说明书研究透了,把自己手中相机的功能让它尽可能地发挥出来。

【我随“蛟龙”去探海之六】

□许晨

乘胜前进。蛟龙号本航段的第二次下潜开始实施,也是它历史上的第76个潜次了。首潜成功之后,现场指挥部研究决定:趁天气晴朗海况不错,潜器状态良好,抓紧作业,连续下潜。果然,这天的天气预报十分准确,风平浪静,碧蓝的海水一望无际。

此次下潜的人员是:主驾唐顺嘉陵,生物科学家王春生,深海中心工作人员李宝刚。其中,小唐年龄不大,却与傅文韬一样,是我国培养的首批潜航员,获得过“载人深潜英雄”光荣称号。王春生是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的研究员,海洋生物学家,他也是这次组织科学应用的首席科学家,去年已经下潜过三次。李宝刚则是实施单位——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的工程师,也在去年有过深潜经历。很明显,这是蛟龙号的真正目标——应用科考潜次。

“下潜!”随着总指挥一声令下,蛟龙号翻出一片水花,不见了踪影,海面上又恢复了平静。而指挥部里却一如既往地忙碌着,犹如一场大战中的司令部。虽说没有来来往往的参谋、机要人员,也没有滴滴嗒嗒的电报声和摆在大桌上的地图,但通过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水声通信系统,可以清楚地了解蛟龙号在水下的情况,以及它与母船的运行轨迹。那每隔64秒就传来的“嗡嗡”声,把所有信息传到指挥部来。总指挥和各岗位副总指挥就是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现场指挥。

我们知道,研发蛟龙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科学应用,是给海洋科学家们提供一

满载而归的一次下潜

个到达深海,贴近考察的平台,可以更准确地研究海洋的奥秘。过去,由于数千米深的海水阻隔,传统的考察海底方法,只能在海面上投拖网捞取样品,或者是通过电缆相机拍照。这两种手段如同瞎子摸象,效率低且质量差。一网上来,杂七杂八混在一起,有矿物石、有生物鱼,但在哪个位置采集的哪种样品,在什么水深测定什么洋流,统统一笔糊涂账!

此次下潜的首席科学家王春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厦门大学海洋系,分配到海洋所做近海生物研究,如今已是颇有建树的海洋生物专家。说起潜海的感受,他这样描述:“当我第一眼看到海底的时候,就被奇妙的海底世界震撼了,一片白花花沉积物,就像冬天的雪一样飘飘洒洒,实际是浮游生物,以及甲壳类生物脱落下来的,学名即称‘海雪’,英文haixue,也是海雪的发音。还有三只白色海参同时映入眼帘。刚开始我以为这有偶然性,可是随后在这个海盆区近3个小时的作业过程中,发现这种海参很多,最多时1个视野里能看到6只。可根据深海摄像系统拍摄的视像资料,估算西区巨型底栖生物丰度约为45平方米才1个。由此可见,近距离观察与看录像的效果完全不同。”

太阳西斜了,蛟龙号出水了,按时回收到了母船甲板上。我们早早地穿上工作服戴好安全帽,爬上高高的上层平台,举着照相机候在那里。一是欢迎潜航人员平安归来,二是观看他们取回来的深海生物和矿物样品。蛟龙号在工作台就位后,

辅助人员首先拿着长长的水枪,用清水将它上上下下清洗了一遍,把海水处理干净,而后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潜器舱口盖子。王春生教授第一个钻出潜器,向大家挥手致意。

欢迎凯旋!祝贺科考成功!在场的人们一边高喊着,一边用力鼓掌。等到采样篮放下来后,大家又一哄而上,围了个密不透风,深深被里边的东西吸引住了。有硬硬的岩石,有黑黑的结壳,有白白的海绵,有淡黄色的海星,还有一管管沉积物和水样。真可谓满载而归。

紧接着的新闻发布会上,王春生教授介绍了此次海底科考情况:“这个采微海山去年我就来过,取到了一些样品,今年选了另外的点比较一下。通过蛟龙号坐底调查发现:在不同地形单元的成矿环境、结壳分布、巨型底栖生物多样性分布有着明显差别。其中,山脊东侧底层海流明显,有大片小结核分布,生物以海绵和海星为主。西侧底层流很弱,有大片沉积物覆盖,生物稀少。至于采集的样品,大家也看到了,共取得岩石6块,结壳1块;沉积物插管4管;水样8升;巨型底栖生物标本14个……”

好啊,仅仅一次深海科学考察,就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与在海面上遥控以及投网取样不可同日而语。蛟龙号功不可没。发布会结束了,我还静静地坐在那儿不动,思绪随着海浪不停地涌动:如果我们再多几条“蛟龙”号,揭开深海奥秘,开发海洋造福人类的蓝色梦想还会远吗?

常回家看看就是孝顺

三代半边天一起躺在床上,那叫一个乐和。中午老公下厨做饭,一家人围着餐桌美美地吃了一顿,那叫一个舒坦呀。老妈说:“看看你爸,你们一来他就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了,腰也不痛了,腿也不酸了,忙个不停。”老爸则指着老妈说:“你不是从一大早就盼他们来吗?厨房那一堆东西还不都是你去采购的。”从他们乐不可支的神情中,我仿佛看到了平日他们这空巢里的寂寞和寡淡。

饭后老爸老妈有午休的习惯,我们该回家了。我们有说有笑走出家门,回头跟父母招手。这一回头,我竟然差点流出眼泪。只见老妈在卧室的落地玻璃前向我们招手,好像口中还念念有词:老爸在客厅的落地玻璃前给我们招手,嘴里也在说着什么。我立即返身,只听到老爸

老妈在说:“没事常回来呀,下周来还给你们做好吃的。”我大声答应着:“知道了,知道了。”转身眼泪就流了下来,我们做儿女的真的应该常回家看看。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年老的父母过得不就是儿女的日子吗?我们好他们开心,我们不好,他们忧伤。回报父母无须用金钱,与父母对我们最无私的爱能互换的也只有我们常回家看看!如此简单,爱父母就是常回家看看。



说来羞于启口,至今我也没有认真地研读过老舍先生创作的名剧《茶馆》,更没有到剧场欣赏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镇院大戏《茶馆》,甚至连开在北京的茶馆也没能走进去坐下来喝一杯茶,听一曲京韵大鼓。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茶馆》的关注,对《茶馆》的敬重和偏爱。毕竟,老舍先生两次到山东的大学任教,而且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美文,至今为人称道。比如他在齐鲁大学任教时写的散文《济南的冬天》,被收进全国高中的语文课本之后,很多读了《济南的冬天》的考生,带着对济南冬天的向往到济南读大学。他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写下了著名小说《骆驼祥子》,两位主角的形象颇具现代青年男女的风范,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创作于1956年的《茶馆》,是一部三幕话剧。老舍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把清末、军阀、民国三个不同时期的70多个人物,集装箱式地糅进不足5万字的《茶馆》里。议员、处长、遗老、艺人、算命先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个只有三十几平米的茶馆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丰满如花。首先是老舍先生笔下的裕泰茶馆那派景象,令人叹为观止:提笼架鸟的遗老遗少,昏天黑地的算命仙人,倒卖古玉的行内高人,玩蛐蛐斗蛐蛐的三教九流,你方唱罢我登场,把一个茶馆装扮得好不热闹。从剧中可见,清末的北京茶馆不少,到了民国军阀混战时期,大都关了门,只有裕泰茶馆勉强支撑着。但迫于生计茶馆掌柜王利发不得不出租房屋,眼看着茶馆风雨飘摇30年过去,绝望的王利发拿着腰带,把自己挂在了茶馆的房梁上了此一生。

【问茶齐鲁之四十一】

老舍的茶馆

□许志杰

从《茶馆》中我们可以发现茶馆作为一种社会底层的人们聚集的场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清末的裕泰茶馆茶客可以先喝茶再付钱,或者先喝了茶过后什么时间有钱什么时候再付,说明茶馆的买卖尚可。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个人递给了一位喝茶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莫谈国事。大家的脸一下变了颜色,深感这优哉游哉的茶馆也不再“天下太平”。之后,不断有人收到这样的纸条,而且纸条越来越大。最后几年,大纸条又附小纸条:茶钱先付。说明,茶馆的生意入不敷出,或者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了。

很是佩服老舍先生细致入微的观察描写,以茶馆为载体,他把《茶馆》写得活灵活现。看《茶馆》很容易使人想到现实中的茶馆的样子。早先的北京茶馆除了喝茶,还有点“烂肉面”,人们一边喝茶一边吃“烂肉面”,后来发展到谈生意、聊天。茶馆的老顾客可以赊账,茶客也能自己带茶来喝,是不需要冲茶费的。当然,茶馆会备上一些娱乐节目,说书的,说相声,唱戏的,寓茶于乐,消磨时间呗。

茶馆,也可以叫做茶楼、茶坊、茶室、茶寮、茶肆,是茶文化延伸放大的一个重要部分。说俗了就是一个供人喝茶的地方。据说在东晋帝王的时候出现了最早的茶馆形式——茶摊,南北朝时期出现供人喝茶住宿的茶寮。唐代以后,工商业发达,流动人口增加,茶肆出现了,茶馆与茶迅速遍布各地。

影响最深的当是最早开始喝茶的川渝地区,至今茶馆多多,而且保留了茶馆最早的存在形式。颇像老舍先生的《茶馆》那种景象。各色人等聚在一起,摆龙门、聊大天、搓麻将、斗地主,一人跟前放一杯茶,形成独具地区特色的川渝茶馆文化。其次便是华南地区,像广东、香港、福建,茶馆与餐馆混搭,又吃又喝又玩又聊的早茶,是这个地区市井文化的一个部分。北方的茶馆遵循北方人相对保守的思想观念,少见川渝一带开放式的茶馆,大多是封闭式的小茶室,其中可以休闲、喝茶、打牌,玩得比较含蓄。更多的茶馆则隐于买卖之间,卖茶的人把茶馆开在茶庄,买茶的人进得门来先品茶,合口味就买些,买卖不成仁义在,茶人以仁为本,以茶为体,讲究余味悠长。

有一出戏叫做《沙家浜》,是“文革”时期创作的现代京剧样板戏,应该说那个时代的文艺精品。其中的阿庆嫂就是借开“春来茶馆”的名义,开展地下活动,打探日伪军的部署,掩护新四军深入芦苇荡,从事敌后抗日战争。围绕着春来茶馆的唱段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同时也把茶馆的一个时代性表现出来。阿庆嫂“人一走茶就凉”,道出世态炎凉,刁德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真不愧是开茶馆的”,衬出开茶馆的不易。北方的茶馆较之南方少了些,很多北方人知道“茶馆”,就是从这出戏开始的。

而从实体的茶馆延至虚拟的思想茶座,更是现代人心灵的寄托与摒弃尘埃的安全岛。前些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各类思想界人士的“茶座丛书”,如“经济学家茶座”“历史学家茶座”“艺术家茶座”,撬动了封闭的学术固土。这个思想茶座的主持人就是著名出版家金明善先生,他把自己的智慧献给了出版事业,他把对出版事业的执著献给了思想者,他把自己的思想贡献给了大家,影响了大家。1983年的7月我们一起从山东大学走进出版社的大门,我没能坚持在出版行业做下去,金明善却是坐在他的思想茶座里一呆就是30多年。可是,正值思想成熟和采摘期的金明善没能抵住病魔的突然袭击,止步于不到六十年的旅程。思想的茶座少了一位善于思考、勤于劳作、勇于担当、只有奉献、从不索取的茶客,令人心疼。

据说,老舍茶馆在北京开得很红火,也是照着《茶馆》去做的。老舍故居和老舍纪念馆在济南开放了,为什么不再开一家先生喜欢的茶馆,让四面八方的来客坐在泉边,喝着泉水泡出的泉城大碗茶,欣赏上天赐予这座城市的灵动之瑰。

